

梁晓声
著

缪斯
之子

中国画报出版社

傅斯之子

梁晓声自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缪斯之子 / 梁晓声著.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6. 1
ISBN 7-80024-999-9

I. 缪... II. 梁...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3574号

缪斯之子

梁晓声 著

责任编辑 于胭梅

出版	中国画报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发行部	010-68469781 88417417 (传真)
总编室	010-88417359
编辑部	010-88417501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地大彩印厂
监印	敖晔
开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数	0001-8000
印张	28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24-999-9
定价	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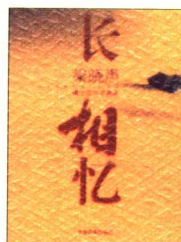
梁晓声，山东荣成人。1949年生于哈尔滨。当过知青，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以知青文学代表作《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蜚声文坛。《父亲》等作品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民选》、《又是中秋》、《讹诈》、《婉的大学》、《表弟》、《母亲》等作品获中篇小说选刊奖。自1984年起，名字一直被载于美、英、澳三国的《世界名人录》。其多部作品在港台出版，并被译为英、法、俄、日等国文字。

梁晓声作品系列



父亲
定价：15.20元



长相忆
定价：16.80元



表弟
定价：22.00元



毕业生
定价：18.80元



抗战胜利后，剃去长须的闻一多

目 录

第一集	1
第二集	21
第三集	39
第四集	57
第五集	73
第六集	93
第七集	111
第八集	129
第九集	147
第十集	165
第十一集	183
第十二集	201
第十三集	219
第十四集	239
第十五集	257

第十六集	275
第十七集	289
第十八集	305
第十九集	317
第二十集	333
第二十一集	349
第二十二集	365
第二十三集	383
第二十四集	401
第二十五集	417
关于闻一多	435
后 序	437

第一集

黄昏时分，夕阳红透；余霞许缕，正在西天沉逝……

一声汽笛，似老翁之悲情一叹。长江——从武汉至黄石的一段江面，晚雾飘渺，倏浓倏淡……

轮船缓驶江中，锈迹斑斑，仿佛一条患了皮肤病的江豚仰浮于江面——这是1921年底一个阴霾的日子。

甲板上，寂静悄悄，一男子背对层舱，抚栏而立，乃是清华学子闻一多。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闻多，出生于湖北浠水县巴河镇望天湖畔闻家铺，堂兄弟中排行十一，大家族中称其“一哥”或“一弟”，婚后顺称其妻为“一嫂”。因其清华学友潘光旦一句戏言“闻何谓多？”遂改名“一多”；时年二十四岁，此行乃遵父母媒妁之命赶往家中与表妹高真完婚……

下雨了。雨丝如发，闻一多的长衫已经湿了，他似乎浑然不觉，思绪回到了从前……

一篷船撞雾而现，闻父剪臂伫立船头。

闻父：“家骅，为什么不带领着背诗？”

席篷内探出少年闻一多的头：“父亲，背哪一首呢？”

闻父：“就背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吧！”

少年闻一多：“好……”

江上响起男童们语调稚嫩的背诗声：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

日，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闻父：“停，这后一句怎讲？……”

少年闻一多：“哪里想到二十年后，又能和君子您卫八处士相见于对方家中的厅堂呢？”

闻父点头：“继续。”

男童们的背诗声：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小船徐远，其声亦然。

一只花色的小皮球从一客舱蹦出，滚过湿漉漉的甲板，滚向舷边……

女人的声音：“别捡了，危险！”

闻一多转身，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在舱门外，挣着身子要捡球，然而小手被一只女人的手拽住；女人的身子隐在舱内，闻一多只能看见她的半条裸臂……

女孩：“我的球，我的球……”

闻一多快步走到舷边，一撩长衫，弯下腰，伸手挡住滚至的球，捡了起来……

一名船工恰在此时走过他身旁，恭敬地问：“您是……闻少爷吧？……”

闻一多拿着球，疑惑地望着船工。

船工：“闻少爷，下雨了，没人再在甲板上站着了，您也回客舱去吧，看都淋湿您衣服了！”

闻一多有些迟疑地：“我们……相识过的吗？”

船工：“闻少爷，您四伯父，不是在巴河镇里开着一家商铺么？我在他铺子里打过杂。还是他老人家托人介绍我到这艘船上的呢！我家在武汉乡下，这样对我来回探家方便多了。我给他老人家打杂的时候见过您几次。”

闻一多：“那么，是自己人了，何必在船上也叫我少爷？”

船工：“越是自己人，越该分清身份嘛。要不，这大千世界人和

人的关系，岂不就乱套了嘛！”

闻一多轻轻摇头道：“不好，不好，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本是不该被什么老爷、少爷或下人的名分区分开来的。总之，别人若叫我少爷，小时候还听得，现在长大了，听着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说罢苦笑。

船工：“那，以后再遇见您，我称您闻先生就是了。”

闻一多认真地：“闻一多。以后直呼我的名字吧。我还是名学子，哪里当得起别人称我先生。”

船工也认真地：“偌大中国，不是仅有一所著名的学校叫清华么？您家乡人，谁不知您是清华的才子呢？我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人，岂敢直呼您的名字？”

别处传来叫声：“韩福禄，这边舱里有人晕船吐了，快来收拾一下。”

船工：“闻先生，我得去了。您还是别在甲板上了，快进舱里吧！”

船工离去，闻一多又将身体转向了大江……

凭栏的闻一多，双手无意识地转动着球，轻而长地叹息一声，低吟出两句诗：

暮雨朝云几日归
如丝如雾湿人衣……

他的表情随之惆怅。与表妹的包办婚姻，委实是他不甚情愿的。背后女孩怯怯的声音：“先生……”

闻一多缓缓转身，见女孩站在离他几步远处，正望着他……

闻一多：“小姑娘，有什么事吗？”

女孩：“先生，还我球……”

闻一多低头看一眼手中的球，恍然大悟地：“噢，我都忘了，你的球，当然要还给你！”

女孩伸着手正要走向他，闻一多制止地：“别过来，船边太危险。”

闻一多掏出手绢擦擦球走向女孩，将球还给她，同时抱起了她……

闻一多对小女孩柔声地：“记住，这个球，你也要当它是有性情

的东西看待它。它是小球，所以你不能踢它，更不能踏它，你拍它时，要轻轻的。你拍得太重，它就不高兴了。一不高兴，它就会滚向一边去，不想跟你玩了……”

女孩似懂非懂地点头。

闻一多抱着她走到舱门口，将她轻轻放在舱门内，待直起身时，才见是个小舱，仅两张铺位；而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女子，一手握卷，斜坐于铺位，正面带微笑，神态端庄矜持地望着他。她身穿旗袍，看去是位生活优越的少妇。

闻一多也微笑了一下，退开。又走回到船舷边去，凭栏而望。

少妇不禁注视他的背影……

韩福禄提着手提话筒喊：“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现在餐厅已为诸位备好晚餐，诸位文明舱的先生女士们请用餐去了……”

闻一多一扭头，正巧与少妇的目光相视。

韩福禄匆匆走过来：“闻……您一直没离开甲板啊！您可真是的！……”

闻一多一笑：“我有换的衣服。再说我喜欢在这样的丝丝细雨中独自呆会儿。”

韩福禄：“该吃饭了。”

闻一多：“我现在不饿。老韩，你忙去吧。”

韩福禄走开，回头望他，边走边自言自语：“书读多了，人就是会变得与众不同啊！”

男女乘客，陆陆续续从闻一多背后走过，少妇一手牵着女孩，一手撑伞，也从闻一多背后走过，闻一多全然不觉，从他的背影看出，他一直陷入着某种沉思……

天黑了。

船在夜行，江声汨汨——闻一多的背影还在原处。少妇的身影出现在他背后，撑着伞，替他遮雨……

闻一多仍不觉。

闻一多低声自吟：“二十四桥今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少妇低声道：“念桥边红芍，年年知为谁生？”

闻一多立刻转过身，一时不知所措地：“谢谢，这怎么可以，淋

湿了你自己。”

少妇：“闻一多，诗啊词啊那是当不得饭的，心头愁绪，也并非靠了才子情调皆可了去。”说着，将伞递向闻一多，与他扶栏并立。

闻一多接伞在手，不免奇怪地：“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少妇微微一笑：“你刚才与船工交谈，我无意间听到了。”

闻一多：“独自寂吟，想必也让你见笑了。”

少妇：“诗人爱诗，犹如女子爱美，谁取笑这一点，谁便是在证明自己的愚蠢。难道我是一副愚蠢的样子吗？”

闻一多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虽还算不上是诗人，但我的确爱诗。爱唐诗，爱宋词，爱古代和现代的一切好诗，就像男人爱……”

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多了，忽然缄口。

他将脸转向了江面——泊在江两岸的小船上，渔火点点……

闻一多：“一年湖上春如梦，二月江南水似天。”

少妇：“这是元代西贤的《春日怀江南》。”

闻一多刮目相看地侧脸望着她……

少妇：“你的话只说了一半，你爱诗就像男人爱什么呢？”

闻一多婉转地：“在一切的人生中，我觉得，为艺术的人生是最值得的。我的一生，将是为诗的一生。”

少妇：“已然决定了！”闻一多郑重点头。

雷声隐隐，远处天穹上裂出一道闪电，江风骤起。

闻一多：“女士，风雨要来了，请回舱吧。”少妇点头。

闻一多撑伞，将她送回舱口。待她进舱，闻一多请求地：“能否，将这把伞借我？”

少妇诧异地：“怎么，你还要呆在甲板上？”

闻一多吞吐地：“我……只不过喜欢独自呆在甲板上罢了……”

少妇：“可是，现在大约快十点了……”

又一道闪电，又一阵雷声，风更大了，站在舱外的闻一多，长衫的下摆不时被风掀起……

少妇：“这一场雨来势汹汹，我的伞是难以挡住它的，你别淋感冒了。”

闻一多笑笑。刚想说什么，一阵大风将伞叶吹折了……

少妇也笑了，诚恳地：“闻一多，进来坐吧。”闻一多犹豫。

闪电、雷声、雨点……

少妇在舱内一闪身：“请！”

闻一多犹豫地迈入了舱。

一阵风将舱门“嘭”地关上，紧接着，瓢泼大雨在舱外下了起来……

女孩已酣睡在一张铺位上，少妇坐于女孩身旁，指着另一张铺位说：“诗人，随便坐吧。”

闻一多局促而坐。

少妇：“我也要谢谢你。”

闻一多困惑不解地望着她。

少妇：“谢谢你替我女儿捡起了球，谢谢你用儿童诗般的语言，对她说的一番话。”

闻一多又不好意思起来，低头道：“哪里，您过奖了。”

少妇：“闻一多，实不相瞒，没见到你之前，我已经了解你不少了。”

闻一多诧异地抬头望着她。

少妇：“我的弟弟也是清华学生，不过他偏攻理科。我早就听他讲过，清华有一名叫闻一多的学生，入学考试时数理化虽成绩不好，但文科成绩却特别好，名列第二。尤其将一篇题目是《多闻朔疑》的命题作文，写得思路独特，逻辑清晰，文采飞扬，深获文科老师们赞赏……”

闻一多：“一多惭愧。”

少妇：“我还知道，你是清华学生诗社、剧团的主要发起人；是《清华周刊》的主笔之一；是清华第一名报美术专业的学生，周刊的封面和插图，往往出自你的笔下……”

闻一多：“那些，都只不过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做起来投入而已。”

少妇：“那么，响应罢课，参与学潮，也是你喜欢做的事么？”

闻一多严肃地：“那不同。一多虽然已立志将此生献给诗和美术，对政治之事，一向并无兴趣，但若事关公理和正义，一多还是不愿袖手旁观的。窃以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当是今日之清华学子的社会大立场，当是今日之中国青年的社会大立场。”

少妇：“据说，只有你闻一多等二十九名学生，坚决不肯向校方低头认错？”

闻一多微微点头。

“倘被取消毕业资格，也决不后悔？”

闻一多点头。

“倘被剥夺留美之机会，也在所不惜？”

闻一多点头。

少妇：“好一个闻一多，能在这艘船上认识你，也算不虚我此行了。”

闻一多起身，彬彬有礼地：“我想，我该告退了……”

少妇：“闻一多，你坐下。因为你是我弟弟的清华同学；因为你是闻一多；因为通过我们的一番交谈，我自认为更了解你了……”

闻一多：“可是，毕竟太晚了……”

少妇：“你因为没有买到一张卧铺票，又不愿在底舱挤着，对不对？”

闻一多低头默认了……

少妇：“闻一多，你今晚就睡在那张铺位上吧。”

闻一多讶然地：“这怎么行！”

少妇：“又怎么不行？”

闻一多张张嘴，不知说什么好……

少妇：“我的先生在马来西亚经商。他认识湖北航局的一位官员，所以船上特为我们母女预留了这一小舱，你只管睡下无妨。”

闻一多：“我想，我也许会带给你诸多不便。”

说着，再次起身，彬彬有礼地微鞠一躬，走至舱门——刚将门推开一道缝，一阵风夹着雨便扑入舱门，门前地上顿时湿了一片……

闻一多本能地随即将门推严。

背后少妇平静的声音：“清华学子的头脑中，想来不该也有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在作祟吧？”

闻一多的手从门把手上放下了，他缓缓转身，望着少妇，庄重地：“那么，一多谢了。”

大雨“哗哗”地泼着舷窗，客轮在风雨中徐徐前行……

舱内，少妇搂着女儿熟睡了……

闻一多仰躺着，头枕双手，又陷入回忆：

春光明媚的浠水老家，遍地油菜花黄。胞弟家驷和表妹高真在深黄浅黄中奔来跑去，张网扑蝶。

少年闻一多的身影踏田埂走来，喊：“驷弟！表妹！回家吃饭啦！”

高真循声望道：“是一哥！”

闻家驷：“你叫得亲劲儿的！”学她声调：“是一哥！……”

高真：“你学我干什么？我叫错了不成？”

闻家驷：“你当然没叫错，他也当然是我们的一哥。可是，任你现在叫他一哥叫得再亲，长大以后你就叫不成他一哥了，我却一直还可以叫他一哥！”

高真：“那又为什么？”

闻家驷张张嘴，欲言又止。

高真：“说嘛，说嘛！”

闻家驷：“现在不能告诉你。”

高真：“说嘛，说嘛，现在不告诉我不行！”

闻家驷拗不过她，又说：“我告诉你原因，你可不许害羞。”

高真：“如果不是羞人的事，我就不害羞。”

少年闻一多的身影走来。

闻家驷：“那，我就给你个明白——以后，你是要嫁给一哥做媳妇的。这是大人们商议后决定时我偷听到的事。你成了他的媳妇，连我也要叫你嫂了，你那时还能叫他一哥么？你只能这么叫他了——夫……啊……”最后两个字，闻家驷学了一句青衣念白……

高真羞得双手捂脸，继而将双手握成小拳，不停地擂打闻家驷。闻一多走到他们跟前，大人似地：“表妹，怎么打起驷弟来了？”

高真羞视闻一多一眼，嗔道：“他坏嘛，他欺负我。”

闻一多：“驷弟，你为什么要欺负表妹呢？”

闻家驷：“我……我……”眼珠一转，岔开话头，将手中的瓶子举给闻一多看：“一哥，你看我为表妹捕了多少蝴蝶呀！”

闻一多索性给胞弟一个台阶，接过瓶子，转动地看着问：“那，你们两个打算将这些美丽的小生命怎么办呢？”

闻家驷：“我早就想好了，全都做成标本，也代表你的一片心意，送给表妹！”

高真：“我不要……”

闻家驷打断地：“你不要？那你求我带你来捉？”

高真：“我……我想……我原本是想，一哥爱看书，做成书签，送给一哥！”

闻家驷：“一哥，一哥，你心里只有一个一哥！还莫如我自己都用线拴了，当一只只小风筝放着玩儿！”

闻一多：“驷弟，我不许你把它们都做成标本送给表妹，更不许你都用线拴了当小风筝放着玩儿。表妹，我也不会接受你用它们作成的书签，将这么美丽的小生命活活弄死了，那是何等残忍的事啊！”

闻家驷和高真一时怔怔地看他……

闻一多：“还是还它们自由吧！”

他说罢，打开瓶盖，于是一只只蝴蝶飞出，盘旋在黄灿灿的油菜地的上空，那情形煞是好看。

但是，瓶中还剩下一只蝴蝶不往外飞。

高真：“一哥，给我留下一只！”

闻一多却将那一只也轻轻抓出一扬手放飞了，并说：“你们多不小心啊，把这一只的翅子都弄破了，看它已无力高飞了，可怜的蝶儿！”

高真狠瞪了闻一多一眼，一扭身跑了。

闻家驷埋怨地：“这可是你惹她生气的吧？就留一只给她玩又有什么不行呢！”

闻一多望着高真背影一笑：“我惹她生气的，难道不会再哄她高兴起来？”

闻家。

一群孩子们同桌吃饭；高真眼中噙泪，怏怏地不动筷子。孩子们的目光皆望向闻一多……

闻一多：“那些美丽的蝴蝶，使我联想到梁山伯和祝英台，我又